



沸腾的群山

李云德

沸騰的群山

下

李云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六六年·北京

二十三

昨天晚上焦昆跟唐黎峴談的太晚了，只睡了三个来小时的觉，天蒙蒙亮，照例又爬起来，用冷水洗了脸，軍衣穿得整整齐齐，束紧皮帶，連忙参加連队去出操。这是他的习惯，尽管每天山上山下跑得很累，早晨起来也要同战士们一起去跑步出操。出完操，等他爬上了山，开工的汽笛才响起来。

工人开始上班了。一群群、一队队，不是抬着矿灯，扛着铁锹、撬棍向山上走来，就是抬着大筐、挑着土篮向山麓工地走去。焦昆望着这些奔赴现场的工人，感到振奋，他不禁情不自禁地想起跟邵副矿长和馮文化等人的爭論。他們总是埋怨上馬早了，嘀嘀咕咕，不断提問題，可沒有看到主要的东西。矿山在这一段期間做了多少事情？数十里的电綫修复了，有了动力；五号大井里的水已排出一部分，并且展开了修整工作；二号大井里也安起了水泵，正在往外排水；修配厂那里已經开始生产；还有修复了許多宿舍，运输綫路……这一些不干是出不来的。他觉得檢驗誰的主张正确要靠实效，要看成果。

焦昆一想到这些，眼見工人們的干劲，自己就越有信心。他把山上各处的工作安排好，就去修配厂。

修配厂还没有完全修好，窗戶还没有完全鑲上玻璃，屋里冷气飈飈，尽管寒冷，但已經有部分工种开工生产。不远就听见里边传出嗚嗚馬达声，車床哧哧响和叮当叮当打铁声。他

听着心里很高兴，在荒凉的矿山里，这是唯一开工生产的地方。

焦昆走进厂房，认识他的工人都热情地招呼他。几个新来的工人听说是焦主任，都好奇地瞧着他。他们听了不少关于焦昆的故事，原以为一定威风凛凛，其实也跟平常人一样，只是个头高些。徒工古月娟，用细麻绳扎紧袖子，辫子盘在头顶，正在紧张地操作。她只向焦昆打一声招呼，继续埋头干活。焦昆看小古干的很起劲，暗想：小黑姑娘不仅闯荡大方，干活还是一把好手呢。他问：“古月娟，苏万春在哪里？”

古月娟说：“苏师傅在锻造间，他正在试验制造挂链子！”

焦昆走进锻造间，立刻感到火辣辣的热浪迎面扑来，哐哐的锤声震动人心。

屋里灯光明亮，两座炉子靠墙边并排立着，炉火正红，火舌喷出很高。苏万春头戴帆布帽，脖子上系着白毛巾，手里拿一把长钳子，两眼注视着炉里的锻件，脸上闪着红光，显得雄赳赳的。助手小李站在他的身边，一手提着锤，一手叉着腰，睁大两眼瞧着火炉，那架势是单等师傅挟出锻件就开锤。另一盘炉正在打造铁镐，大锤小锤有节奏地锤击，砸得火星飞溅。

苏万春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造链子上，焦昆走进来他都没注意。焦昆上前刚想跟他说话，这时他用洪钟般的声音喊：“注意，开锤！”

苏万春的话音刚落，小李就哐哐砸下去，钢料落进模子里，几锤就成了链子。苏万春喊了声“停锤！”小李立刻停下锤。他挟起链子哧的一声扔进油桶里，油花“噗”的一声喷起很高，一阵热浪腾起。两个人动作敏捷利落，互相配合的好，这一套工序很快就完成。

油桶里不响了，气浪散开，苏万春把成环的鏈子捞出来，又放在冷水里凉它。这时他才注意到焦昆，欢喜地说：“焦主任，你来啦！”

焦昆说：“我来看你造挂鏈子来了，看样子，好象有門。”

苏万春解下毛巾擦脸上的汗说：“鏈子是成环了，可是不知能不能成！”他把毛巾往肩上一搭，用鉗子到冷水里去捞鏈子。

焦昆看苏万春挟出的鏈子，果然环环相結，心里很高兴，可是他看苏万春的脸色变冷落下来，知道情况不妙，問：“怎么样？”

苏万春摇摇头说：“不成，个个都有伤痕！”他说着把鏈子交给焦昆。

焦昆接过来看看，果然是个个都有伤痕。

炉火熊熊，打鎚的錘声唠唠响。他們几个人互相望着，都默默不語。苏万春接过鏈子，鎖着双眉，敲打几下，翻过来复过去地观察着，研究着。

小李眼釘釘地望着万春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这真是做月子老婆生了个肉蛋蛋，白费劲了。日本鬼子时候，矿里用的鏈子都是由日本进口，凭咱們几个大老粗，就凭这打铁炉就想造鏈子，簡直是异想天开。”

苏万春瞅了小李一眼，沒有吱声。小李看万春的脸色很严肃，往凳子上一坐说：“你还不服劲呢，这不是秃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嗎？苏师傅，我看算了吧！”

焦昆说：“搞个新东西本来就是个费劲的事，不論搞个什么，不可能設想輕易地搞成功，俗語說：失敗是成功之母，不要灰心泄气！”

小李看焦昆說話了，后悔不該說泄气話，不吱声了。

焦昆在木板上坐下，向几个工人招招手說：“同志們，歇一歇，坐下，咱們共同研究研究。”工人們看主任这样亲切，都围在他身边坐下。他拿出一盒烟，每个人扔了一枝，自己也点着一枝。

苏万春看焦昆坐下来跟自己一起研究，深受感动，暗想：焦昆的事多得很，作为一个主任，什么事他都要考虑，对这件事还这样重視，若是搞不成，真对不起他。

焦昆問：“万春，你打算怎么办，是收兵不干呢，还是要繼續搞下去？”

苏万春說：“不能收兵，一定要繼續搞！若是不搞成，坑道里的修复工程就要受影响。”

“对，你这想法对头。”焦昆鼓励地說，“大家都不要灰心，这次造的鏈子比上次有了改进，就是还有点伤痕，再想办法把伤痕消灭就能成功。这說明你們有办法，只要坚持搞下去，就一定能搞成功！”

铁匠师傅們交換了一下眼光，又瞅瞅苏万春，苏万春认真地在听焦昆講話。

焦昆說：“咱們不要小看自己，工人階級最有本事，最有办法。世界文明是劳动人民創造的，高楼大厦是工人盖的，煤是咱工人挖的，鋼是咱工人炼的，天上的飞机、地上跑的火車、用的工具、穿的衣服以及各式各样的机器，都是咱工人制造的。敌人看不起我們，我們自己可別瞧不起自己！”

铁匠們被焦昆的話鼓舞起来，感到揚眉吐气。苏万春給焦昆倒了一碗水，焦昆端起来，一口气把它喝干，放下碗說：“我当矿工的时候，自己也是看不起自己，觉得工人沒啥能耐，可我參軍以后才知道工人階級是最先进的階級，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。”他接着向铁匠們讲起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和京汉

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几个故事，铁匠們听着非常感兴趣。他讲完說：“在旧社会里，工人阶级走在革命斗争的前面，现在呢？解放区的工人阶级就是要搞好建设。当然，眼前的困难多得很，怎么办呢？咱们能被困难吓倒嗎？不能！挂鏈子成了咱矿的修复工程的关键，咱们能眼看着让修建工作受影响嗎？你們說呢？”

焦昆瞅瞅小李。小李脸红了，吞吞吐吐地說：“我怕一时半节做不成，耽误别的活，眼下的活挺紧，听邵矿长說上级答应给弄那种无缝鏈子，何必这样费劲去搞呢！”

焦昆說：“帝国主义对我们封锁，不可能到货，国内还找不到哪里能造，能等嗎？別說等长了，就是等一个月就受不了！”

小李吃了一惊，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焦主任对这件事这样关心。苏万春聞听此言，铁黑的脸上充满激情。

焦昆激动地說：“帝国主义者对我们极端仇视，他们千方百计破坏我们的革命，但他们失败了，蒋介石政权已经摇摇欲坠。他们又来破坏我们建设，我们就要用实际行动回击他们！同志们，鏈子问题已经成为建设关键，不解决就要严重影响建设，依靠外来不成，等也等不到，就得我们自己干。大家要长工人阶级的志气，要大胆去干，不怕失败，不怕艰苦，不搞成决不罢休！”

苏万春往焦昆面前跨近两步，郑重地說：“焦主任，你放心吧，无论有多大困难，我们也坚决把它搞成功！”他的声音洪亮，满腔热情，那样子就象要去冲锋陷阵。

焦昆站起来說：“好，我跟你们一块干，不搞成功不罢休！”

工人们听焦昆說要跟他们一起干，劲头更大了。小李也跳起来嚷：“不能泄气，一定把它搞成！”

那几个铁匠师傅向苏万春說：“苏师傅，你一心一意去搞

吧，眼下的铁工活我們全包下了！”

“好啊！”苏万春激动地拿起那个挂鏈子。焦昆过去操起十八磅大錘，喊：“伙計們，来，咱們再干一陣。”

苏万春用铁鉗挾起烧紅了的鍛件，放在铁砧上。焦昆掄着大錘，“噹噹噹”准确地砸下去，錘击声震动人心，錘得鍛件火星四濺。

铁匠師傅們看焦昆錘得那么有劲，那么准，都感到惊奇。

焦昆看工人們奇怪，告訴他們說：“从前我在农村铁匠鋪里学过打铁，手艺不高，掄个大錘还行，这回我要跟你們几位老师傅学几手！”

铁匠們听了这話，立刻感到跟焦昆不見外了，紛紛評論起他打錘的技术，边說边动手，跟焦昆一起热火朝天地干起来。焦昆热了，脫下棉衣，脖子上系起一条毛巾，炉火燃得更旺，錘击声更响，鍛造間不停地飞起火花。……

晚上，苏福順在矿里开完会，回到家已經很晚了。他吃完了飯，听見里屋万春說話，知道万春还在研究制鏈子，过去貼門边問：“万春，睡了嗎？”

万春在里屋应声說：“沒有睡，爸爸，你进来吧！”

苏福順推开門一看，見万春和素梅蹲在地上和泥。素梅看見公公进来，赶紧站起来，搬个凳子让公公坐。苏福順知道矿里搞不到鏈子，对这件事很关心，希望万春快点把它搞成。

万春告訴他說：“今天又失敗了！”

苏福順說：“我听焦主任說了，这一次搞不成，就再搞。你是个党员，又是个有手艺的工匠，無論如何也得把它搞成。”

万春抬头說：“我已經向焦主任下了保，一定把它搞成！”

“好啊！”苏福順坐下来，拿起一个旧鏈子和一个坏鏈子，

看了看，又敲了敲，把它放在地上，打量一眼万春。他对万春的脾性很清楚，万春脑子聪明，从小就肯钻研，很能干，也很有志气。万春十三岁就在矿里当童工，因为老伴不愿意让孩子进坑道，等万春长到十六岁那年，又让他去学铁工。铁工工头有意拿他一把，要考试，让他抡十八磅大锤。万春虽不示弱，可是用尽全身力量把大锤抡起来，“哐”地一声刚打下去，他也噗通一声摔倒了。考试没考上，万春一声没响，回来继续当力工，别人以为他放弃了，谁知他天天早晨起来练锤，一个木墩子打碎了，再换一个木墩子，累得胳膊肿得老粗的，他也不泄气。半年以后，他又要求去考试。工头给他一把十八磅重的大锤他没要，过去操起二十磅大锤，左右开弓地抡起来，好家伙，大家都惊呆了。这样，他才考上了铁工。经过六七年的锻炼，成了个手艺高强的工匠。苏福顺打量了儿子一阵，向他说：“万春呀，咱们在孤鹰岭矿干了不少年头，受那些苦，遭那些罪就不用说了。现在解放了，咱们翻了身，入了党，咱们得做出个样子来。挂链子成了修复工程的拦路虎，全国没解放，也不知道哪儿能造，外国不卖给我们，就得自己造。万春，唐矿长和焦主任都指望你呢，你得加劲干哪！”

“爸爸，你放心吧！”万春说着又去和泥。苏福顺知道万春也跟自己一样着急，相信他会努力去搞，便说：“万春，你把你的想法当我说说好吗？”

万春搓了搓手上的泥，站起来说：“今天试验失败的原因，主要是链环连结不好，锻件又受热不均，温度差别大，淬火也不得法。现在我打算全换，用模型胎，制出挂链子，然后去锻造，再套丝扣，这样虽然费一道手续，就可以制出无接缝的链子。”

苏福顺是个采矿工，对铁工活不内行，说：“我不懂铁工

活，不知你这种办法行不行，你要多想几种办法，好从中挑选。你和泥做啥？”

苏万春說：“我不会計算和画图，就得用笨法，想做个鏈子模型。”

苏福順点头称贊地說：“这办法很好，做模型很适用，立体的，誰都能看懂。”他看黃泥很粘，建議說：“黃泥粘乎乎的，捏也不好捏，做也不好做，干了就会裂，听人家說，做泥人得掺豆油和泥，不粘手，也不裂，你試試看。”

万春正愁粘手不好做，听爸爸这样一說，馬上让素梅去拿油。掺些豆油一和，果然不粘手了，高兴地說：“这个办法真好，爸爸，你真行！这一下子可好啦！”

苏福順指指在炕上甜睡的孩子，小声說：“天不早啦，你也該睡了，明天再干吧！”他說着站起来走出去。

苏万春繼續蹲在地上捏模型，他一边捏一边思考。捏成改，改了捏。素梅也不睡，坐在炕边縫着衣服陪他，不时給男人倒上一杯水。直到深夜，万春还蹲在地上研究着，捏着……

苏万春晚上在家想了些点子，白天到班上就找同行們商量，然后就进行試驗。經過五天的反复研究試驗，逐漸改进成型，到第六天上午，进行了第十次試驗。焦昆对这次試驗很重視，又亲自来参加。

炉火熊熊，整个鍛造間很热火。苏万春脫掉棉衣，系上帆布围裙，站在炉前操作。小李站在他的身边，看万春指揮。两个铁匠师傅也来参加試驗，他們把炉火烧的很旺，帮万春看火候。因为連續搞了几天，大家都很着急，因此現場很紧张。当鍛件到了火候，苏万春一声喊，几个人同时操作，很快完成了几道工序。

油烟散开，苏万春用长鉗把鏈子从油桶里挾出来，大家拥

上前一看，一副光滑的鏈子，一点伤痕都沒有。小李高兴地举着鏈子嚷：“鏈子做成了，胜利了！”

苏万春冷靜地說：“你不要吵吵，质量究竟怎么样还很难說，你快送去檢驗。”

“好！”小李应了一声，拿着鏈子跑出去。苏万春用双手抹抹脸上的汗，拿起大碗倒了滿滿一碗水，咕嘟咕嘟喝起来，喝完一抹嘴巴，舒暢地噓了一口气。

屋里的空气仍然不平靜，大家都在等待檢驗結果。焦昆打量了万春一眼，看万春經過这几天日夜苦干，瘦了，眼睛布着血絲，很受感动。他认为把鏈子搞成功，不仅解决了一项修建工程关键，而且对全矿工人是个鼓舞，在紧张的施工中，需要这些闖将。

不大的工夫，小李跑回来，一进门就嚷：“成功，成功！比现在使用的代用鏈子要强好几倍，完全可使了！”他欢喜地上前抱着万春的脖子，跳了好几下。

焦昆听了很振奋，情不自禁地抓住万春的手向他祝賀。万春也很高兴，跟焦昆握了握手，馬上回头又問：“小李，他們是不是跟原有的日本貨比較过，咱搞的鏈子赶沒赶上它？”

小李說：“比較过，咱做的鏈子还比不上人家，拉力不过也只相差三吨。”

苏万春聞听，馬上失去了笑容，铁黑的脸上又严肃起来。他从小李的手里接过鏈子，叮叮当当敲了几下，向焦昆說：“不行，我們要重搞！”

“重搞？”小李惊异地望着他，觉得达到现在的程度已經不坏了，而他还要重搞。

两个铁匠师傅也睜大眼睛望着他。

苏万春往焦昆跟前跨了一步，神色激昂地說：“焦主任，我

知道再提高质量很不容易，可是我們不能甘拜下风，要爭一口气！”

焦昆瞧着这位黑敦敦的铁匠，感到热乎乎的，暗暗称赞他满怀的雄心壮志，勇于上进的精神。焦昆想：怪不得苏福順說万春是个犟牛脾气，劲头上来，十个老牛也拉不动。焦昆喜欢这种高标准要求自己的脾气，于是他郑重地說：“我贊成你重搞。我們要自强，要爭这口气！不过让那两位老师傅，先照这样子造一些，解决眼前的問題，你繼續試驗。从現在开始，再搞几个回合！”

炉火燃的更旺，铁匠們在火光前，个个滿面紅光。……

第三天上午，唐黎峴、邵仁展、严浩正在矿长办公室里研究施工問題，忽听有人敲鑼打鼓地向办公室走来。他們刚想問，薛輝就推开門說：“焦主任領鍛工班来报捷了！”

唐黎峴赶紧站起来出迎，邵仁展和严浩也跟在后边。他們出門一看，見焦昆領头，苏万春用紅布捧着挂鏈子，几个铁匠师傅敲鑼打鼓，兴高采烈。

焦昆上前报告說：“无縫鏈子造出来了，质量很好，拉力强度超过了日本货！”

苏万春捧着挂鏈子递过去。唐黎峴郑重地用双手接过来，仔細地看看，又掂量掂量，然后递給邵仁展。邵仁展接过去看看，默默地递給严浩。严浩接过去，低头看了看鏈子，又抬头看看站在面前的鍛工們。

焦昆今天大张旗鼓地領人来报捷，是想用工人的成就促进一下那些不相信群众力量的人，也是想用工人的生产热情冲击一下管理机关。他看邵仁展和严浩那种意外的神情，暗暗高兴。

这时，馮文化由办公室里跑出来，上前接过挂鏈子看看，高兴得一把抓住苏万春的手，滿腔热情地連抖几下，說：“今天我又打电话問公司，公司也解决不了，我正在撓头，你們給解决了，太好啦，我代表供应科向你們致敬！”

鍛工們看矿里领导干部这样重視，受到了鼓舞，一个个容光焕发。

唐黎峴向工人們說：“……你們做出了挂鏈子，不仅解决了一个建設关键，更主要的是长了工人階級的志气。你們的革命精神对全矿职工是个很大鼓舞，会产生很大影响！”他鼓励了工人几句，又跟苏万春等工人一一握手。

送走了工人，唐黎峴同邵仁展、焦昆等人进行了研究。决定在全矿山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，号召全体职工向苏万春学习，学习苏万春那种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，开动脑子找窍门，献計献策，千方百計地战胜各种困难。

一馬領先，万馬奔騰，一个学万春、赶万春、超万春的竞赛运动开展起来了，整个矿山更加热騰起来了。

二十四

严浩下班回到宿舍。屋里的炉子燃得很旺，进屋就有一股热浪迎面扑来。他滿意地看了看炉火，就炉边坐下，喝起茶来。

严浩喜欢这屋里又暖和，又寂靜。下班后他就坐在屋里，星期天一整天也不出去。他在屋里看看书，喝喝茶，思考些問題，有时到床上打个盹，不高兴有人来打搅他。他喜欢独自一个人呆在屋里。

喝了一杯茶，严浩脱下大衣，又倒第二杯。现在，他仍然还有那种被困在孤鹰岭镇的感觉，仍然是惶惑不安，经常打个人的算盘，考虑自己的出路。不过，近来稍有变化，坐下来的时候爱想想矿山的事。在这一段时间里，他看到了工人对矿山的热爱，工人的劳动热情，更主要的是看到了那些成就。许多事都出乎他的预料，那些他认为难以克服的困难被克服了，一个奇迹接着一个奇迹不断涌现。国民党正式接管矿山一年多，却一无成就，对比起来，天渊之别。当然，他还有许多不喜欢的地方、看不起的地方，主要的是对矿里的一套管理办法有意见，认为这不象个搞工业的样子，特别是觉得唐黎岷和焦昆太固执，把自己的计划束之高阁，又拒绝按照邵仁展的办法做。他认为象现在这样干，只能是临时性的，将来会出现问题，会有停滞不前的那一天。……不过，他对成就和问题，仍然抱着旁观的态度，不言不语，冷眼观瞧。

炉上的水壶咕咕冒着热气。窗子关得严严实实的，热气在屋子里回荡，玻璃窗上结满了水珠，屋里显得昏暗。

严浩背靠在椅子上，眯着眼睛打盹。这时，他又想起了在沈阳的妻子。妻子最近几次来信诉说她的苦恼，问他到底怎么办？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拿定主意，到美国去的念头一直没打消，眼下又去不了，怎么办？只好静观局势，等待机会。他理解妻子的心情，体谅她的苦闷，两下分居很不方便。他想：若不然就把她接到这里来吧，在一起会好过些。

电灯亮了（为了节约电，全镇照明统一由变电所掌握）。烧炉子的老头进来添炉子，给严浩带来一封信。

严浩以为是妻子的来信，但信封上的寄信地址只写沈阳两字，也不是妻子的笔体，他有些疑惑。打开一看，又是那个“金”字。他一看这个“金”字，惊得两手颤抖。

烧炉子老头看了严浩一眼，严浩又是一惊，馬上不露声色地把信揣进口袋里。等老头走出屋子，把門关好，才把信展开。見写着：“……你收到我的信，既不給我个回信，也沒有什么表示，太不够朋友了！严副矿长，你要把自己卖给共产党嗎？出卖也卖不了几个錢，頂多不过混个工程师名义，混几斤高粱米！……上司对你极为器重，对你抱有莫大的希望，望你能跟我們合作，投身于反共救国的事业中来。不然，我們就要对你采取行动，那时候共产党就不会收买你了，要让你吃吃他們的苦头！……”信的末尾告訴他，“回信請埋在黑石沟老君庙內的香炉砂子中。”他看完信，又駭怕，又气恼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。

严浩以为上次把信烧掉不理就算完了，不料金大馬棒又来糾纏，而且声言要对他采取行动。他认为这是恫吓，是綁架行为，气愤地罵道：“无耻的匪徒，卑鄙！可恶！”

严浩罵了一通，又自己問自己：“怎么办哪？”他不安地站起来，在地上来回踱着。他向来认为科学技术人員最高尚，以专家清高自得，过去都不参預那些事，如今国民党大势已去，金大馬棒想让他跟他們同流合污，搞那些行凶破坏的事，他坚决不干。他思考如何处理这件事情。不理吧？怕金大馬棒繼續糾纏。回信拒絕吧？又觉得跟这些匪徒书信来往不妥当。他烦恼极了，觉得最好是干脆离开这里，摆脱一切。

严浩踱了一陣，疲倦了，又坐下。他想把信烧掉，可是把信看了一遍，又觉得这事不可等閑視之。金大馬棒明明声言要对他采取行动，究竟要采取什么行动呢？他分析了一陣，看出匪徒无非是想通过造謠生事，让共产党来整自己。他想：若不然就把信交出去，好明自己的心迹，但馬上又否定了这个想法，觉得这样办反而会招来麻烦，不如烧掉了事。他想着，忽

然又想起烧炉老头的目光，唉呀！那老头已经看出我的神色不安，如果他去报告，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……到底怎么办呢？他想啊，想啊，一直想到深夜。

这一夜，严浩整夜失眠，到天蒙蒙亮时才睡了一会儿，还做了一个可怕的恶梦。

汽笛声把严浩叫醒，揉揉苦涩的眼睛爬起来。今天又起晚了，吃了几块点心就去办公室。

象是约好的一样，严浩刚出门口就遇见了魏富海。魏富海热情地迎上前，招呼说：“严工程师，早晨好！”

严浩深深呼吸一口气，说：“没啥好的，又是个大冷天！”

魏富海说：“现在正是冷的时候，怎么能不冷呢！”他一边说一边观察着他。

严浩往山野里望望，拉拉皮帽子，没有吱声。魏富海看严浩两眼发红，精神不振，猜到了几分，有意刺探地问：“看你这样子，晚上又熬夜啦？”

严浩说：“有点失眠！”他说着又打个呵欠。

魏富海故意引逗他说：“施工上马了，矿里所有的人都忙得不可开交，那些技术问题不是一下子能做好的，你不要着急，要注意身子！”

严浩苦笑一声，摇了摇头。魏富海看他否认，挨近些他，以关切的口吻问：“严副矿长，啊！严工程师，你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？”

严浩心情烦躁，说话也粗鲁，踢起脚前的石头，说：“烂眼睛招苍蝇，倒霉透啦！哪里会有顺心事，让人不得安生，真见鬼啦！”

魏富海想再跟严浩谈谈，严浩匆匆走了。他站在那里，直望着严浩走进办公楼。

严浩走进了办公楼，知道所有的人都上班了，他赶紧走进自己的办公室。

张学政已经上山了，把一份技术设计放在他的桌子上，给他留个纸条，请他审查。他看了看那张纸条，点起一枝烟，坐下来看设计图。隔壁又在开会，几个人大声争论着什么，对面屋子响起电话铃，吵得严浩心烦。由于脑子乱，设计图也看不下去，拿起一张报纸看看，仍然煞不下心，他索性挟上矿山给他特备的雨衣，拿起柳条帽走出办公室。

北风格溜溜地吹着，天降着雪。严浩一上山就受不住，寒风吹在他的脸上，他觉得就象皮鞭在抽似的，痛彻入骨，便赶紧走。他一口气来到五号大井，坐着罐笼下了大井，才松了一口气。

坑道里繁忙着，一群工人在里边清理污泥，搭支架，一排矿车用挂链子联着，唿唿隆隆把污泥运出去。

焦昆正在和张学政研究问题，看见严浩来了，热情地向他招呼说：“严工程师，你来得正好，我们正在研究整个矿井的送风问题，你给指点指点吧！”

严浩应了一声，走了过去。张学政把一张图纸交给他，指点着向他讲井内情况，征求他的意见。严浩没有立刻回答，看了一遍图纸，又同他们一起观察了一阵，提出了几点意见。意见虽不深奥，却对张学政有很大启示，使张学政暗自承认，严浩到底有些真才实学。张学政称赞他说：“严工程师，你真行，我正在摸索，你一眼就看出来啦！”

严浩微微摇摇头，没有说话。焦昆领严浩到坑道各处看了一遍，向他介绍了一下工程进展情况后，领他到井下休息室。

休息室是沿石壁搭起的矮房子，长长的，狭窄的，容纳不